

行走

在东西溪小镇

刘东升

四月春日的一个午后,阳光明媚而柔和。我和一干好友漫步在霍山东西溪镇旁一座旧时大型生产机械工厂平坦宽阔的水泥大道上。第一次来,一切皆为新鲜——厂区一览无余的四周,环护着绵延叠嶂的青山,道路两旁哗啦啦流淌着清澈的小溪,还有盛开在不远处粉的、红的樱花和蓬丛跳色的紫荆。

静谧、空旷的厂区内,人车稀少。走不多远,可见一处依旧保留完好具有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筑风格青砖灰瓦两层的办公小楼,小楼的旁边毗邻着几处宽大的青砖老厂房静默伏卧在厂区一侧。陈旧的厂房墙体上保留着的极富时代感的口号依稀斑驳。应该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仿佛才能感受得到有一种声音穿过时空隧道,隐隐回荡在耳际……

这里就是小有名气的月亮湾作家村。它借助于早前空置出来、保留完好的器械生产大车间建立起来的。亲身熏陶、感受一下作家村浓浓的文学氛围、汲取作家们妙笔生花文字风格的营养,是我们不惜舍近道绕山路拜访此地的目的。

月亮湾作家村,感觉名字起得都极具诗意。作家村的活动场地,用去了整个一栋高大的车间老厂房,占地约有好几千平方米。进入坐北朝南厂房的正大门,迎面矗立着一整牌有着两层楼高的木质格栅墙框,上面艺术性地缀满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陆续走出来的现、当代著名、知名的文学家,如王蒙、铁凝,还有我们属地、我身边所认识的作家。管理人员正轻声热情地接待着每一位慕名而来的游客和读者。在这一方自带翰墨书香而洁净、特殊的文学殿堂内,无论是随行游客还是前来研学的阅读者,大都怀着一颗虔诚、崇敬之心,独自或结伴静坐一隅,在此细腻地品读、品味那些来过此地或离家在外本土作家们流传于世的名篇佳作意义的深远、技巧的精妙,感受着作家们创作的优秀精神食粮富含的文学韵味、亲和力的氛围。

此次成行月亮湾作家村,源自几位朋友清明假期相约春日远足大别山主峰白马尖。尽管此前白马尖主峰我和家人等曾登顶过两次,但为了和朋友们的情绪价值保持步调一致,我们在入住白马尖民宿的第二天,抖擞起精神轻装上山。但终因有队员体力不济,逶迤上至半山,便悻悻折返回。下得山来,再无下一个游玩项目的计划,返程回家时间还早。幸得此时有朋友提出:在回去的路上,可以顺道去一趟霍山东西溪镇月亮湾作家村去看一看。

当年曾经的所有和一切都归结为眼前的空旷、宁静、平淡、祥和。工厂已经不是原来的工厂,厂房也不是原来的厂房了。我走近一件件满身油垢冲、铣、车、刨等重装设备,它们无声地散落在厂区一角。粗壮的身影仿佛倔强地默默告诉人们它依然有着浑身的力量和它们过往创造的辉煌。当地人们为了适应文旅经济的发展形势,也在已经建成的作家村活动场所之外,利用其他空置的车间大厂房改造成销售当地花色品种各异的系列土特产场所,摆放一些上个世纪中晚期人们生活和劳动的日用工具和物品,引来八方游客,深受驴友们的欢迎。

庆幸我们生活在当下平静、和谐的社会环境里,衣食无忧、乐享天伦,我们应当珍惜眼下的幸福点滴。希望我们这里的作家村、画家村、土特产营销展示厅能利用过去这样的生产制造老车间、老厂房,越建越多,越办越好。带动和振兴家乡经济。更祈愿当今世界末息之战祸早日化干戈为玉帛。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留住春天

曾福来

时光易老,岁月不居,不知不觉地到了谷雨。俗话说:谷雨以后再无春。在春天即将谢幕之际,带着对春天的眷恋,感受春天的最后美丽。春光始终没辜负我们。阳光正好,春风不燥,行走在如诗如画的春天里,心情是格外地舒爽。万物萌发,草木新绿,花开绚烂。

“门外无人问落花,绿阴冉冉遍天涯”。放眼望去,到处碧绿如洗,青翠欲滴。绿是春天的象征,是年轻的象征,热爱春天就是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山野里,花儿随风儿飘舞,泉水与小鸟共鸣。空气异常的清新,微风拂过,沁人心脾,让人心旷神怡。大自然是治愈心灵的一剂良药。沉浸和陶醉在美好的春色中,烦恼和忧愁荡然无存。感受着春天的温暖,念着春天的恩情,感到诗和远方就在脚下……

谷雨时节,适合去看花。花事年年有,春天从来都不会辜负爱花、赏花之人。虽然没了桃花,谢了梨花,但仍然是“三春花雨”,金银花漫山遍野,杜鹃花、牡丹花竞相开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牡丹花了,它不仅富丽、硕大,而且色彩鲜艳,人称“花中之王”。唐朝诗人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意思是说只有牡丹才有万人空巷的魅力。花无语,人有情。凝视着富贵、大气的牡丹,我不禁想起“牡丹虽好,还要绿叶扶持”的锦句,这句话有着深刻的含义,突显了万事万物相辅相成的生活真谛。

带着对季节和美丽的思考,我在想:是春天美了大自然,还是大自然成就了春天,提高了人们对春天的赞誉度和向往力?或许二者兼有,相得益彰。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春天,不会因为我们的无限留恋而停下离开的脚步。春去,让人眷恋,让人伤感,而此时最能慰藉人的就算谷雨茶了。清明以前的茶叫“明前茶”,稀罕珍贵,谷雨茶醇厚、入味,产量也高,是春茶的代表。“诗写梅花月,茶煎谷雨春”,暮春时节,面对将要逝去的春光,独坐闲处,沏一壶谷雨茶,回味美好的往事,余音袅袅,慢慢地品……不负杯中茶,不负心上人。

春天的美,不仅是一种大自然的美,更是一种心态的美。喜欢春天,是因为春天给了我们新的开始、新的征程。好在时光总是温柔的,岁月各有温柔,一季花开,一季花落,岁月便在这花开花落间更迭轮回。心系美好,才能运筹幸福,用一颗真诚的心记住春天的美丽吧! 花开花落,才是起伏的人生;春去春回,才是别致的风景!

岁月

村头板凳会

袁牧

在城市的车水马龙与高楼大厦之间,我常常怀念起小时候村头的板凳会。

每当夕阳的余晖如金纱般轻柔地洒在村庄,劳作了一天的村民们便纷纷从田间地头、从家里走出,各自搬着一条板凳,慢悠悠地朝着村东头的老槐树聚拢。据老人讲,那棵老槐树至少有一百年了,树干,枝叶繁茂,像一把巨大的绿伞,为树下的人遮风挡雨,炎热的夏天更是一处天然的凉棚,坐在树荫下凉爽怡人。老槐树下的板凳样式五花八门,有村里木匠新做的板凳,也有破旧的、表面磨得发亮的老板凳,有的板凳腿上还刻着歪歪扭扭的名字或者一些简单的记号,高的、矮的,长的、短的,那是村上最热闹的聚会。

人们陆陆续续到来,互相打着招呼。“二伯,今天田里的农活忙完啦?”“三婶,你家那只鸡可找到了?”先是一阵寒暄,然后大家挨着板凳坐下,姿势各异,有的翘着二郎腿,有的将手肘撑在膝盖上,身子微微前倾;有的端着饭碗,边吃边聊。妇女们大多聚成一堆,一边拉着家常,一边熟练地纳着鞋底或者择着菜,手中的活儿不停,嘴里说的话也不停。“你家女儿最近怎么样?听说在城里找了个好工作吧?”“是啊,托大家的福,她自己也争气。就是离得远,怪想她的。”说着,脸上露出既欣慰又牵挂的神情。

男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庄稼的长势、雨水的多少、家畜的养殖,或是村里的大小事务。“今年这雨水倒是充足,就是这病虫害有点烦人,得想个法子治治。”“我听说邻村用了一种新的农药,效果还不错,要不咱也试试?”生产队长先打开话匣子,和青壮年劳力们商量着农事,然后便是一阵七嘴八舌的各抒己见。我们这些小孩则像一群欢快的小鸟,在人群中穿梭嬉戏,一会儿追逐着一只蝴蝶,一会儿又凑到大人身边,听着他们那些似懂非懂的言语,百无聊赖地又跑开了。

板凳会上能听到“八样话”和各种小道消息。村里来了个陌生人,哪家的孩子谈上了对象,甚至是外面发生的一些新鲜事儿,都会在这里迅速传开。老人们坐在板凳上,悠闲地扇着蒲扇,偶尔插上几句话,“想当年,我们那时候……”老人们一开口,年轻人便安静下来,听得津津有味,那些过去的故事,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老少听众。板凳很硬,坐久了硌得屁股生疼,却没有一个人舍得提前离开。最令我们这群孩子期待的是晚间板凳会。遇上谁家喜事或逢年过节,会请来一些民间艺人到村里助兴,他们带着简单的乐器,在板凳会的现场为大家表演节目。说大鼓书的,唱庐剧的,拉二胡吹笛子的……被围在一圈又一圈板凳之中,欢声笑语荡漾在村庄上空。

板凳会也有不欢而散的时候。有时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村民们也会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摔了板凳要动手,但第二天又会像没事人一样坐在一起。在那些物质匮乏的岁月里,板凳会是村民们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之一。在这个小小的聚会上,哪家有了困难,大家都会伸出援手;哪家有了喜事,大家也会一起分享。邻里之间的感情随着板凳会的交流越来越融洽。后来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家乡去外地打拼,村庄变得安静了许多,板凳会渐渐失去了往日的热闹。老槐树依旧挺立在那里,守护着几条孤零零的板凳,却再难看到那些曾经熟悉和亲切的面庞。

今年清明期间,我回老家,来到村东头的老槐树下,正好看到六七个老人围坐在一起,开始他们每日的“板凳会”。老槐树的影子斜斜地投在地上,将他们的身影拉得很长。他们无意中话题就转到了儿孙身上。谁的儿子在城里买了房,谁的女儿嫁到了外省,谁家的孩子过年都没回来。说这些话时,他们的语气平淡,像是在谈论别人家的事,可眼神却都黯淡了下来。“记得我们年轻时,这树下多热闹。”三伯不无感慨地说,“那时候全村的年轻人晚上都聚在这儿,唱歌的唱歌,说笑的说笑,哪像现在就剩我们这些老家伙,天天在这儿数日子。”我坐在他们中间,听着这些带着乡音的唠叨,忽然觉得鼻子发酸。他们的皱纹里藏着多少故事?他们的叹息中含着多少无奈?这些坐在老槐树下的老人,就像那几条老板凳一样,被岁月磨去了棱角,却依然固执地守在这里。

这些老人,这些板凳,这棵老槐树,构成了我对故乡最深的记忆。也许再过若干年,老人们不在了,板凳也朽了,可这份乡愁,就像老槐树的根一样,早已深深扎进我的心底。

